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一至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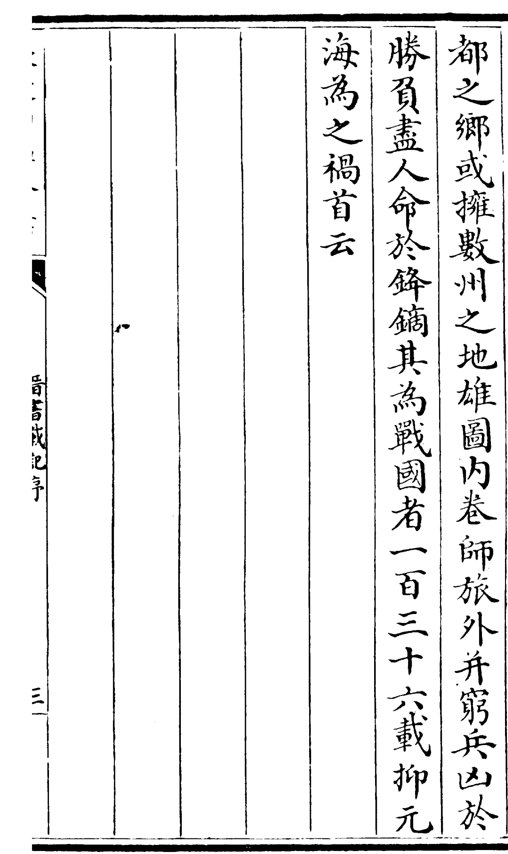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飧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覦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塲既伏境内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一作絶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寛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䲲戕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

至語曰失以豪𣝔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凉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僭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凉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凉段業據張掖稱北凉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凉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凉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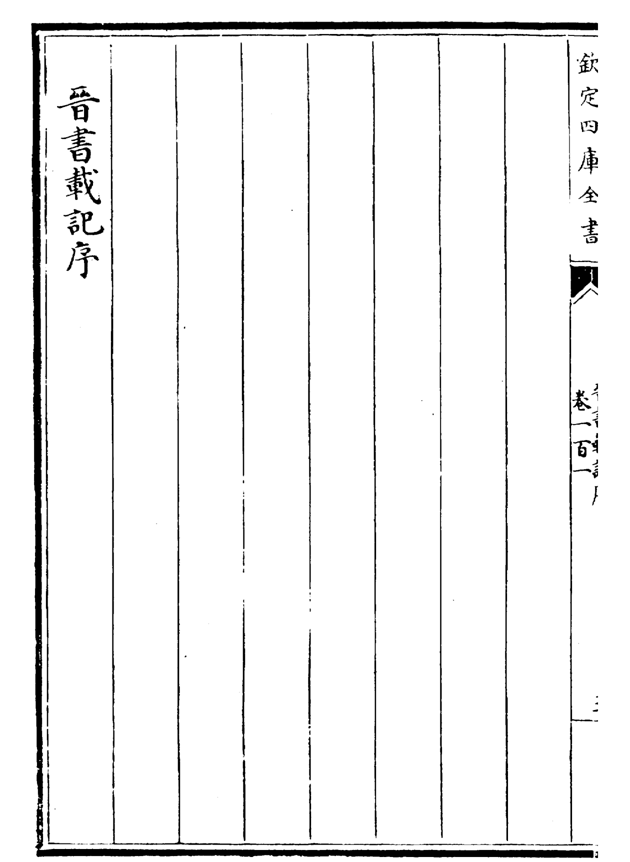


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

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

海為之禍首云



晉書載記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一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

輿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從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

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濵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齓英慧七歲遭母憂

擗踴號呌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絶於衆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

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

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没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

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

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幽兾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頴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

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絶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頴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頴實背之也頴為皇太弟以

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

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
没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
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
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
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
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
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
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

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

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

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

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
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
巳後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絶黄巾海沸於九州
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
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
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
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
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

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兹尾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内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

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

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暨鴻基尅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

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境内

改年河瑞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

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閒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

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黄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擣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内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

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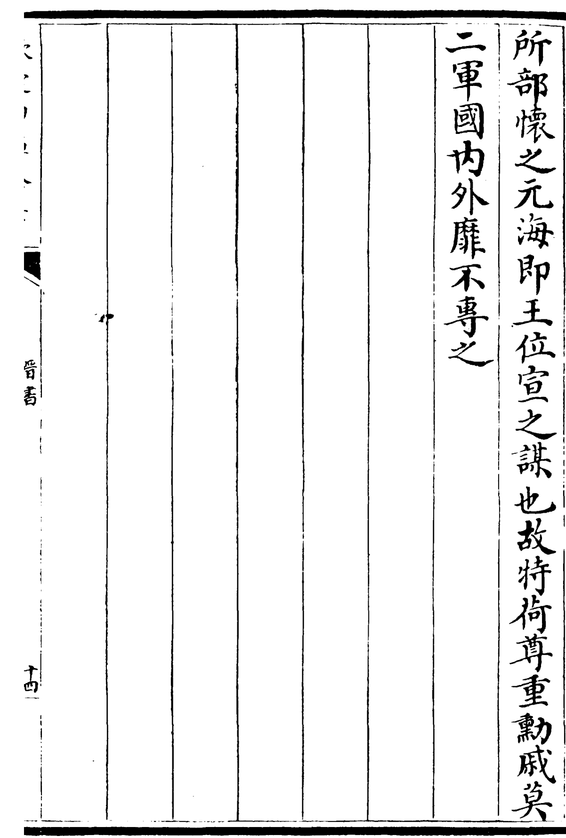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

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令便為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緎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緎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令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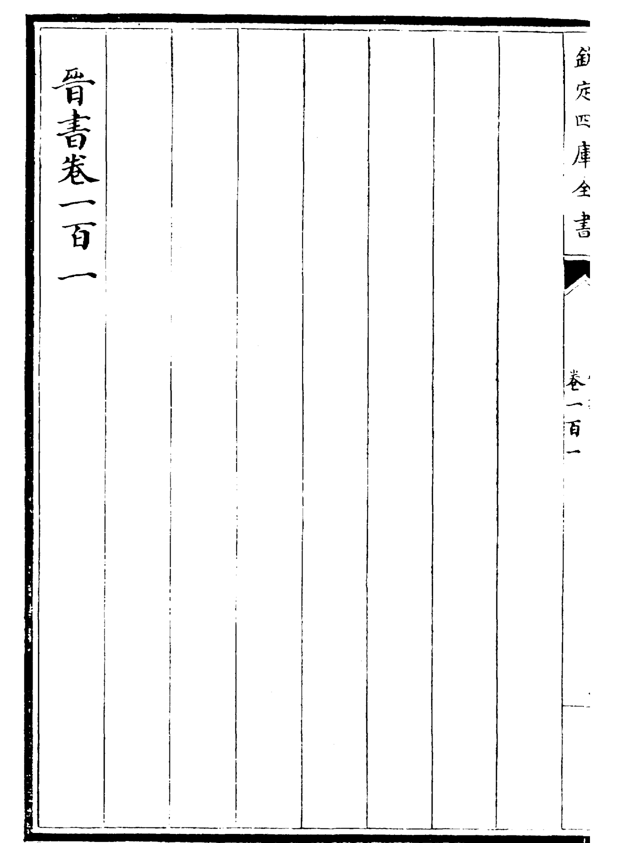
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
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衞劉欽攻魯
王隆尚書田密武衞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
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
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
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
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覩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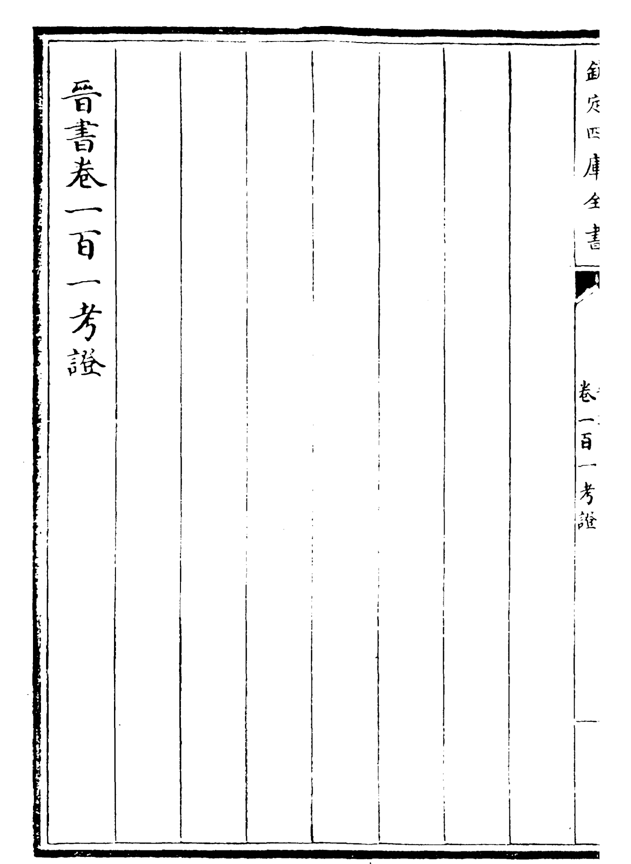
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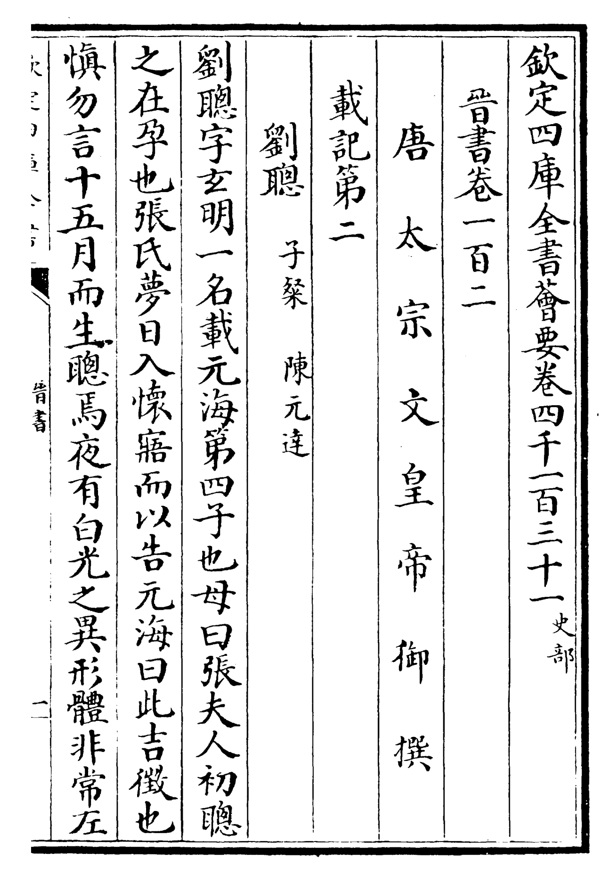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一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劉元海載記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戸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前趙録山東下有淵字謂元海為寇攻擊郡縣也今删去淵字竟若東瀛公騰為寇矣

在位六年○六前趙錄作七歴代甲子圖淵僭位在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距懷帝永嘉四年庚午當以七年為是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一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愼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

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
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
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
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
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
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
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
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

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年光興尊元

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頴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禄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絶麗聰烝馬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

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毋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

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内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宫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

粲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
粲粲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
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宫純等于
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
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
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
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

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已營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

安鋭卒與諸軍戰于黄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禿紀持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

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徳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脩自有周與聖源實别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黄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宫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懐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

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

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

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覆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覩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

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啟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

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

主代國男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
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
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别駕郝聿以
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携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
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
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
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
為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

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廻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逌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

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酖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䳒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絶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

祖光文皇帝靖言惟玆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
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
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
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
世之寇内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
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内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
將營鷄儀中宫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
未夷宫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

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顔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幾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

堂下樹呌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腰而入及至即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

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黄白城累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

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産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

為大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緑綟綬逺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

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䝿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黄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踧洿不容

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

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盖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巳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宫萬幾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

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衞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琫遐於

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桀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賜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

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于成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禄大夫外示優賢内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

圖矣引師而歸聰宫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隷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廻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宫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黄白而軍于靈

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黄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宫僕射郭猗中黄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宫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録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宫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

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内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寛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幾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

乂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宫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

鮮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埀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
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
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
可知也桀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
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
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
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
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

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寛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凖從妹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凖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

暫出霜威巳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柰何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宫之禁固勿絶太弟賔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

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

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廻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翰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翰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蝥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官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謟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

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

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

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

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黄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潜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内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宫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

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隷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戸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隷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鬭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毁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

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内改年麟嘉麹允自殺聰東宫四門無故自壊後内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

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逺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旣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

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鋭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宫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尅矣聰覽之不悦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裹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

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宫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宫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宫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

街巷為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内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東宫災異門閤宫殿蕩然立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巳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捴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絶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

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

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栅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沉

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

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
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犀玉箸而對腐木朽楹哉
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
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
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
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
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

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為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顗為太

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凖為大司空領司隷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彷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

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

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

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

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

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吴王劉逞驥母弟也

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

荒耽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凖凖矯粲命以

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凖將作亂以金紫光

禄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

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禄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保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禄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

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閒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

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遇陛下
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
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
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
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
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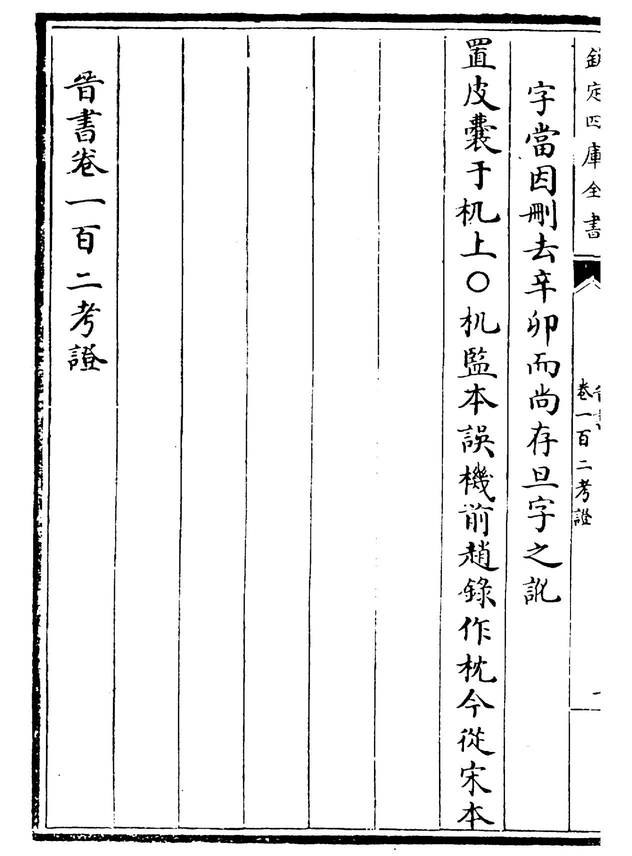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劉聰載記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模監本訛粲今改正

杜人王秃紀持等攻劉粲于新豐○持各本作特前趙錄杜人王秃紀持麴特等則特乃持字之訛也今改正

鴻業已興四海屬情○興監本訛爾今從前趙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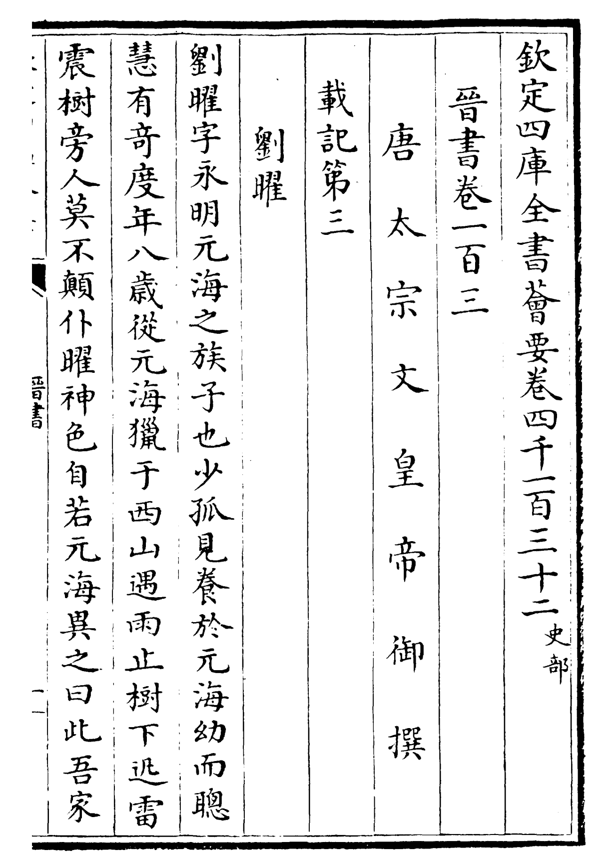
且退屯逍遙園○前趙錄作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此且



字當因删去辛卯而尚存旦字之譌

置皮囊于机上○机監本誤機前趙録作枕今從宋本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二 史部

晉書卷一百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從凡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

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

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

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
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
楚王徽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
海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
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
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

歸之曜還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鋭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勑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

中不待擻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尅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陜城西明

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瞿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禄大夫游子遠固諫瞿不從子遠叩頭流血瞿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

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

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次于雍城

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
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
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
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
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
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

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襃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

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

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
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
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
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
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
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
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
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

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

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矅命起酆明觀立西宫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宫彼其急也猶尚若兹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宫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

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

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矐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獘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

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鄷水圃以與貧户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

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嚚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𨍏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

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

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凉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没于安安囚寔而謂之

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

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絶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太悦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

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廻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

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櫬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

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

安之園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
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
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
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
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
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
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

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趍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

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䙴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

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驜驄父馬
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
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驜驄竄巖幽為我外援
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
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
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戸于長安
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
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

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

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悦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内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

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黒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竒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

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䁥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脩為世子脩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䁥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䁥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

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泰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

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肖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惟默然肖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鳲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

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

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濵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

獨不可乎嵇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
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
取其劒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
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
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
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
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絶

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恣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

產瞿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瞿覽而
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
政化之闕辭旨諒直瞿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
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瞿彌重之歲中三遷歴
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為大司
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渭
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
傑為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

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顧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偽諡獻烈皇后以劉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驃騎劉述為大司徒劉昶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

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逑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户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

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㑹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㑹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
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
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
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
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
大胡自来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
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帢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

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胥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胥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胥胥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胥戰於義渠為季龍所

敗死者五千餘人胥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十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

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闕洛至於筭强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興王之略骨都論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玁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玆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

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辯
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
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總威
權闕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
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奢佞
人方巒並后載馳閹豎類於廻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
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
笳導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

維桑舊都宫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龎不親其子功成髙讓歸諸有徳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将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乗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絶言而輕吕旁揮彤弧三發豈若嚮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来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乗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賔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怳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竊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卓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甃偃和苞獻直酆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冐頊爭雄胡旌颮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謻門旦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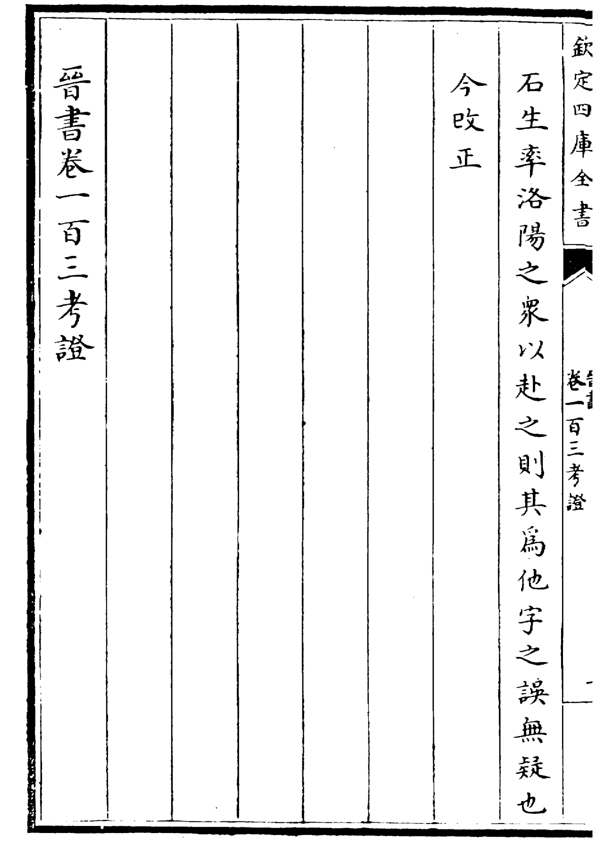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三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劉曜載記潛結巴酋徐庫彭○前趙録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又云乃囚徐彭等是句徐庫彭爲二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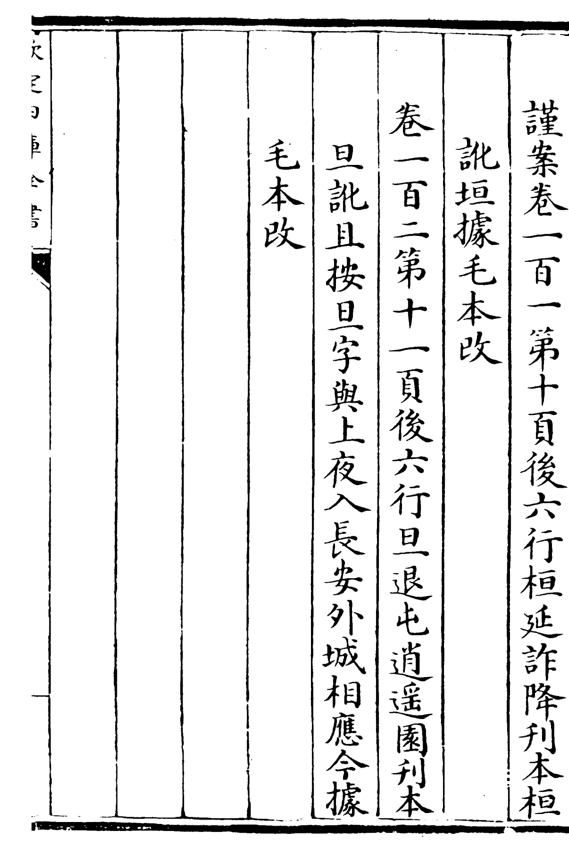
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前趙錄此句上有非字

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石他監本誤石生 臣宗楷按本書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又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未嘗殺生又下文勒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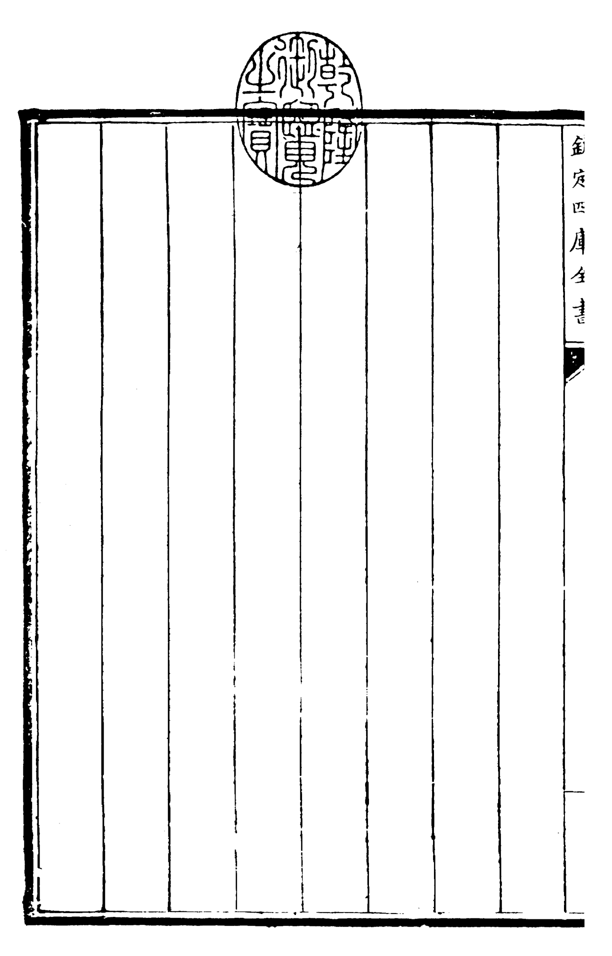
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則其爲他字之誤無疑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一第十頁後六行桓延詐降刋本桓訛垣據毛本改

卷一百二第十一頁後六行旦退屯逍遥園刋本旦訛且按旦字與上夜入長安外城相應今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萬在衡